



日本推理
名家名作选萃

默 闭 之 域

〔日〕西村京太郎 等著

徐明中 译

一次血腥的谋杀

一个特殊的嫌犯

一窝嗜血的豺狼

一场沉默的搏击



文匯出版社



日本推理
名家名作选萃

默 闭 之 域

[日] 西村京太郎 等著

徐明中 译

 文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默闭之域 / (日) 西村京太郎等著; 徐明中译. —上海:
文汇出版社, 2017.4

ISBN 978-7-5497-2041-8

I. ①默… II. ①西… ②徐… III. ①推理小说—小说
集—日本—当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53203 号

默闭之域

责任编辑 / 戴 铮

封面装帧 / 黄晨伟

出 版 人 / 桂国强

出版发行 / 文匯出版社

上海市威海路755号

(邮政编码200041)

经 销 / 全国新华书店

照 排 / 上海歆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刷装订 /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7年6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180千

印 张 / 7.3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-5496-2041-8

定 价 / 26.00元

目 录

默闭之域（西村京太郎）

001

校园迷案（东野圭吾）

181

等待下雪的早晨（柴田吉树）

213

默闭之域

(日) 西村京太郎

第一章

1

小早川京子通过手语翻译的考试后,辞去了原来公司的工作,去城西福利事务所就职。京子的父母都是聋哑人,平时用手语对话,所以她从小就习惯了手语。那时候,会手语的人很少,一旦使用手语,往往会招致别人异样的目光。进入初中后,她已到了感知异性的年龄,更加深了用手语的羞耻感,甚至讨厌和父母一起外出。即使不得已出门,也要故意大声地对父母说话,表示她是一个有着正常听力的人。现在想想,实在难以忘记当时父母流露的悲伤表情。

京子从女子短期大学毕业后,就去位于东京八重洲的一家公司工作,特意隐瞒了父母是聋哑人的隐秘。进公司后的第三年,通过上司的介绍,和一家客户公司部长的儿子有了交往。对象是个二十九岁的年轻人,有着光明的前途。

那个部长经常来京子的公司洽谈业务,一眼就看中了京子,一心想让她当自己的儿媳妇。于是,在上司的多次撮合下,京子同意与对方的儿子谈恋爱,但她还是不想暴露父母是聋哑人的事,只请叔叔、婶婶陪她前去相亲。

她的对象名叫三浦功，是个高大、帅气的美男子，一见京子就深深地迷恋上了她。于是，见面后的三个月是甜蜜的恋爱季节。京子乘着三浦驾驶的白色宾利车到处兜风取乐，一起共享美味的法国大餐。情热之中，京子献出了初吻。

“婚姻是我们自己的事，和你的家人没有关系。”三浦别有深意地说道。

相亲的时候，同去的叔叔曾说起京子的家是城市“下只角”的一间狭小的小屋。叔叔说的是事实，但没有透露京子的父母都是聋哑人的隐情。

虽然三浦的意思很明白，京子还是忐忑不安，担心一旦知道了家里的情况，不知三浦会有什么反应。

“只是耳朵听不见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”三浦会说出这种话吗？他曾经在上大学的时候参加过志愿者的活动，也许会理解这一点。京子尽量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思考问题。没想到交往四个月后，美好的愿望终于无情地破灭了。

一天，叔叔到京子的家，说三浦父母来电话要求结束两人的恋爱关系。

“说我们欺骗了他们。是不能原谅的。”叔叔忧郁地说道，“对方的母亲特意请了私家侦探调查我们的情况。现在已经真相大白，他们无意让儿子再和你保持恋爱关系。”

第二天，三浦也给正在公司上班的京子打来电话：“我确实很爱你，即使你的父母有什么前科也能坦然接受，但是我的父母知道你家的情况后突然变卦了。我也很为难，总不能让辛辛苦苦把我养大的父母不开心……”三浦絮絮叨叨地说了半天，最后以一句“请你理解”挂上了电话。

京子听了真是百感交集。她怨三浦，如果真的爱我，和反对这门亲事的父母反目不就完了吗？你这样做，难道要我抛弃可怜的残疾

父母？她最后还是理解了三浦，觉得他是个没有勇气的男人，绝不会为了自己和家人断绝关系的。

2

一个月后，京子的父亲被汽车冲撞而死。父亲很少在外喝酒，那天夜晚，他醉醺醺地走在马路上，不幸被疾驶而来的汽车撞倒在地。醉酒又失聪的父亲也许根本没有听到的汽车的音响和喇叭声。

不过，京子始终认为父亲是有意自杀的。他虽然好酒，却从没有大醉过，而且深知自己是聋哑人，平时走路非常小心，怎么可能醉醺醺地走在马路上呢？

“一定是为了我的缘故。”京子悲哀地想道。因为女儿亲事的不顺利，必然感到是自己的残疾造成的，所以父亲故意喝醉酒走在马路上寻死，难道不是吗？

母亲在父亲去世三个月后也病故了，父亲的自杀使她失去了生活的勇气。

参加了母亲的葬礼后，京子开始认真地回忆起自己和父母的感情，终于知道了母亲的一个秘密。三岁的时候，母亲给自己拍了照，并写了一篇日记。那张照片经常看见，而那篇日记以前根本不知道，也许母亲不想让京子知道自己对女儿的感情和育儿的辛劳。整理父母遗物的时候，京子无意间发现了那篇日记。

读了那篇日记，京子被父母对自己的挚爱和付出的辛苦深深地打动了。她整整一天呆呆地痴想着，心头像压着一块大石头，充满着无尽的思念和悔恨。

一周以后，京子决心正式开始认真学习手语。由于从小就用手语和父母交谈，所以学习成绩很好，毕业考试也一次性地顺利通过了。

六月一日，她被城西社会福利事务所录用了。那家事务所原来有两个手语翻译，其中一人因病辞去了工作。

第一天上班，那个前辈翻译小林富子就对京子关切地嘱咐道：“你要注意身体健康，最好不要生病。”

京子满不在乎地回答：“我的身体很好，没问题。”

富子摇摇头，“我说的是职业病。那个奥田就是患了颈肩腕障碍综合征才不得不辞职的，你知道这种病症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京子有些茫然地回答。

富子又道：“我现在颈部和手腕也时常酸痛，你得注意了。那个奥田责任心很强，工作起来几乎从不休息，长期下来就落下了病根。”

京子好奇地问道：“这种职业病第一次听到，还没有得到正式认可吧？”

富子叹了一口气，“东京这样的病例很少，医学上也没有获得因果关系的证明，现在好像还没有得到认可。”

京子听了有些气馁，振作精神笑道：“没关系，我还年轻。”

富子还是有些伤感，“年轻就是好啊，我可不行了。现在年龄上去了，又有了家庭，没日没夜地干工作已经做不到了。你还得好好努力才行。”

“没问题！”京子似乎又恢复了自信。

就在说话的时候，事务所接到了城西警署需要一名手语翻译的紧急任务。

“我马上就去！”京子自告奋勇地说道。

3

第一次接受这项紧急任务，京子的心里充满着兴奋和不安。

她到达城西警署后，门卫刚做了通报，立刻被叫入警署的办公楼，一个小个子的中年刑警接待了她。

那人看了京子一眼，不客气地问道：“你行吗？”

京子自信地点点头，“我已经顺利地通过考试，拿到了手语翻译的证书。”

“你好像还没有一点实际工作经验哪。”

“是的，我今天第一天上班。”

“哦，那还是有点靠不住啊。”

“别担心，我会努力干好工作的。”

“那当然，你不认真工作就麻烦了。”那个刑警说话毫不留情，就像训斥一个没有头脑的小丫头。

那个刑警看了看京子交给门卫的那张名片，问了一声，“你就是小早川吗？”

“我是小早川京子。请告诉您的大名，我想这样就能互相称名道姓了。”京子有些不快，口气也很严肃。

刑警露出了一丝苦笑，刚才的严厉不见了。“我叫龟井，叫我龟井警官好了。”

“哦，龟井君！”

“这是同事们对我的称呼。好吧，不说这些，现在就想请你赶快工作。”

“这间房的门口挂着‘杀人事件搜查本部’的招牌，难道……”

“是的，你猜得不错，是杀人事件。那个犯罪嫌疑人已经抓到了，但她是聋哑人，我们无法审讯，正在为难呢。”龟井说着就把京子带进了审讯室。

听说是杀人事件的犯罪嫌疑人，京子的脑海中顿时浮现一个凶相毕露的猛男形象。谁知进了审讯室一看，对方竟然是个小个子的老妇人。

京子扫视着审讯室，只见审讯台上散乱地放着记录罪犯口供的记录纸。坐在老妇人对面的的是一个年轻的警官。他一边整理记录纸，一边没好气地说，“简直是浪费时间，这个女人还不识字呢。”

龟井转过头来问京子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京子一时不明白龟井的意思，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那些聋哑人不是都去专门的学校学习吗？”

“你是说聋哑学校？”

“是啊。如果她上过学校，应该是识字的，但是这个女人好像不识字，和她笔谈没有任何反应，叫她写字也不行。”

“这个女人几岁了？”京子问了一句，又朝那个老妇人望了一眼，她身高约一米五，由于佝偻着身子，看上去更显得矮小。身上穿着很土气的衣服，手指上也没戴戒指，估计是被警察搜去保管了。引起京子注意的是她的面部表情。

据说她每次进入审讯室时，既没有局促不安，也没有发怒生气，显得非常镇定。刑警们感到这个老妇人不简单，表面上不露声色，不知心里在想什么。

“她叫秋本常子，六十岁。”龟井口气生硬地回答。

京子道：“她上的小学应该是二战前的学校，也可能根本没有上过学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“正规的聋哑人教育是在二战之后，也就是从1955年才开始的。”京子说着，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父母。父亲上过聋哑学校，而母亲出生在农村，没有去聋哑学校上学，在家里帮助父母干活。

京子问：“她家还有其他人吗？”

“她现在一人生活，有个儿子，已经结婚了。”

“她是干什么工作的？”

“她在一个中小企业的社长家里帮佣，干些日常的家务活。”

“她是用手语和社长的家人交流吧？”

“不清楚。”

“你怎么会不清楚呢？”

“因为社长夫妇已经被人杀害了。”

京子不由自主地看了她一眼，暗忖：那种可怕的事真是她干的？

龟井吩咐道：“不管怎么说，你要设法问她，是谁杀害了社长夫妇？”

京子与常子相对而坐，首先开始自我介绍，试图让对方放松戒备心理。

她先用手指着自己的胸口，表示“我”的意思，然后用大拇指和食指在左胸前画个圆圈，表示“名字”两字，用手语问对方：“我的名字叫小早川，来帮助你向警察正确表达心里的想法，明白吗？”京子反复地用手语询问，常子脸上的表情却没有一点变化。

京子不得不继续打着手语发问：“是你杀害了友田夫妇吗？”

常子没有回答。京子用手语二三遍地问她，依旧没有回答。

京子终于忍不住了，大声叫道：“你给我好好看看！”

当然，她再怎么叫，对方也听不见。

京子的头脑中，死去的父母和眼前的常子形象重合在一起。小时候，她一发急，就会对父母这样大声嚷嚷。看到常子没反应，京子更焦躁了，机械地重复着同一个问题。

突然，常子的嘴角漾起了一丝微笑。

“难道她知道我问话了？”京子刚松了一口气，她又很快地恢复到原状。

龟井性急地问道：“这个人真的不懂手语吗？”

京子回答：“不一定。否则她平时怎么和别人交流，理解主人的意思呢？说她不识字情有可原，手语应该是懂的。”

龟井耸耸肩，又问：“从过去到现在，手语的方式有变化吗？”

“没有变化。”

“我觉得会有变化。比如，现在的日本和美国的手语方式肯定是不一样的。”

京子生气地打断了他的话：“我是手语专家，你不要唠唠叨叨地打横炮。”

“可是，再努力也无法沟通，那可怎么办呢？”

“可能是她有顾虑。”

“顾虑？”

“对。我想她一定害怕了。两个刑警对着她，不害怕才怪呢。能否让我和她两个人待在审讯室里？这样她也许会感到放心，对我的手语也会有所反应。”

“就你们俩待在审讯室里？”龟井不禁和那个年轻的刑警面面相觑。

“放心，我不会让她逃跑的。”

“这个我倒不担心，但她毕竟是杀人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呀……”

“难道你担心我的安全？”京子故作轻松地问道。

龟井的脸色异常严肃，“你是我们借来的办案人员，出了问题就不得了了。”

京子微笑道：“你太多虑了。”

龟井和那个年轻刑警勉强地离开了审讯室。为了安全，都在门外候着。

京子拿了一把椅子放在常子的旁边，坐下后在对方的面前进行手语问话。

“我是你的朋友！”京子一开始就打出这样的手语。

常子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。

京子不管对方的反应如何，拼命地设法表达自己的善意：“我不

是警察，是社会福利事业事务所的工作人员，我一定会保守你的秘密。请放心地和我交谈，谈什么都可以。”

常子还是无动于衷。京子停下手语，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，心想：难道她什么都没看见吗？

在静默中，京子终于忍不住大声地问道：“你的眼珠是玻璃球吗？”

尽管如此，常子听还是不到她的声音，也没有任何的反应。

“有什么话想说就对我说吧！”京子又打出了手语，反复地用手势比画着。她渐渐地感到腰酸背痛，与其是肉体上的疲劳，毋宁是精神上的倦怠。

京子不断地打着手语，常子只是怔怔地看着她。是否真的在看她也不清楚。也许只是痴痴看着空间发呆。

“如果你什么都不说，我就帮不了你。就有可能被判死刑。你不怕吗？”

京子最后打出了威胁性的手语，常子依然显出漠不关心的神态。

“真累呀！”京子无奈地发出一声长叹。

4

审讯室的门开了，龟井和西本走了进来。

“怎么样？好像没什么效果嘛。”龟井苦笑道。

京子问：“这个女人有孩子吧？”

“是有一个儿子，已经结婚了。”

“她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好像正在北海道出差，我们已经和他打过电话了，说今天回来。”

“她的儿子听力正常吗？”

“听力？哦，听力正常的。”

“那她平时应该会用手语和儿子对话的。”

京子有些灰心丧气地回到社会福利事业事务所，善于察言观色的富子关切地问道：“这次出去好像不太顺利吧？”

京子无奈地回答：“对方是个老婆婆，用手语和她打招呼也没有反应。因为她是一起杀人事件的犯罪嫌疑人，所以警方需要我帮助审案。但是那个老婆婆很顽固，就是不配合，也不知她是怎么想的……”

京子把在审讯中郁积的烦恼一股脑儿地宣泄出来。

富子问：“你打手语她也看不懂吗？”

“我想她应该看得懂，就是没有反应，把我累得半死。”

“你说得对。”富子表示同意，“有时候用手语吵架倒不累，就怕是你打手语她没反应，那才是最累人的。”

富子又道：“我这就去看望奥田，一块儿去好吗？你也可以向他请教。”

京子爽快地答应了。

奥田一人住在一室户的公寓房里，穿着睡衣迎接了两位探访的同事，亲自为她们倒水沏茶。他拿着茶壶的手一直在不停地颤抖。

奥田焦灼地说道：“我每天不停地服药、按摩，就是不见效。”

京子好奇地发问：“夫人不在身边吗？”

“五年前，我的内人病故了。由于没有孩子，总想干点什么，就学了手语。没想到会引发这样的病症，心里真着急。”奥田显得很无奈。

由于富子家里有小孩，不得不先回去了。京子一人留下来，想就今天碰到的情况请教奥田。

“今天，我第一次被叫去担任手语翻译了。”

奥田不由得睁大眼睛，“是吗？那今天可是个值得纪念的好日子。”

“奥田君，你干了几手语翻译？”

“整整两年哪。”

“还记得第一次工作的情景吗？”

奥田微笑道：“我当然记得很清楚，当时太紧张了。”

“一定是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吧？”

“没有。请我去的人是专家。我太紧张了，连简单的手语翻译都没干好。”

“我也没有干好。”京子有些沮丧地叹道。她对奥田详细地叙述了今天去城西警署参与审讯的经过。

奥田同情地问道：“那你吃苦了，精神上一定很疲劳吧？”

“是啊。审讯结束后，我对自己的无能非常生气。”

“你想过没有，问了这些话，为什么对方没有反应？”

“我也这样想过，也许对方的心结完全没有打开吧？”

奥田点点头，“我明白了。”

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“我也和你一样，最初干这个工作就不顺利。生气、疲劳、什么都有，真后悔怎么会找这份工作。其实，我当时这样选择是乐于为聋哑人做点事，没想到一上手就破灭了原来的美好愿望。”

“你没有辞职吗？”

“是啊。”

“那为什么呢？”

“你问我为什么我也不清楚。一旦病好了，还想重操旧业。”

“我已经丧失信心了。警方要我和秋本常子的家人见面，心里很纠结。”

“应该和她的家人见面，那是你的工作职责。”

“现在最棘手的还是那个秋本常子，她什么都不肯说，再怎么努力也没用。”

“她不信任你这种听觉良好的正常人，不会马上向你敞开心扉的。”

“她的心情我理解，但我是真心想为聋哑人做点事的。”

“你不要忘了，我们都是听觉良好的正常人。”

“所以我们能够担当手翻译，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？”

“你能说自己是与常人不同的特殊人才吗？”

“我不觉得是特殊人才……”

“没想让聋哑人觉得你是特殊的吗？”

“非要有这种意识才行？”

“我最初也是这样的，总以为干这项工作只要有使命感就行了，恰恰忘记了对方的心情和感受。”

“你是说我也是这样的？”

“难道我说得不对吗？”

京子有些不服，“我想过秋本常子的感受，不但同情她，还想帮助她。”

“我明白你的意思，最初我也有这种想法。但是尽了力，对方还是不满意，所以很困惑。我为你服务，应该感谢我才对，但是你不领情，让我很生气。”

“这样的想法不对吗？”

“说是这样说，可是……”奥田说着，用颤抖的手拿起茶碗喝了一口茶。

京子疑惑地问道：“你想说什么？我不明白。”

奥田深沉地看着京子，“我读过一本外国小说，名叫《海的沉默》……”

京子好奇地问道：“小说的主人公是手语翻译还是聋哑人？”

“很遗憾，都不是。是一个德国纳粹的故事。”

“纳粹的故事？”京子感到有些不解。

“第二次世界大战时，纳粹德国占领了法国首都巴黎。占领军的一个年轻军官是小说的主人公，他喜欢法国文学，还会弹一手好钢琴，是所谓的知识分子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他在巴黎的时候，爱上了一个地道的巴黎姑娘。尽管再三表明自己的心迹，那个姑娘始终没回答。他拼命地努力，回答他的依然是沉默。这个年轻的德国人很不理解，自己虽然是德国纳粹军人，但尊敬法国的文化，从没蔑视法国人，而且真诚地挚爱那个法国姑娘，为什么得不到对方的理解呢？其实，他的想法是片面的。因为在法国人的眼里，他就是一个德国纳粹军人，是杀害法国人、占领法国的法西斯纳粹，所以那个法国姑娘对他的疯狂追求只能保持沉默。”

京子听了这个故事还是不得要领，“奥田君想对我说什么呢？”

“我想让你知道一个人要客观地认识自己是非常困难的，我也不例外。总以为学习了手语，是聋哑人的朋友，他们应该感谢我才对……”

“这种想法不对吗？”

“不是说对还是错。你想想，今天见到的秋本常子对听觉良好的正常人就是不信任，在她的眼里，你不过是个冷漠的正常人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即使你说是她的朋友也没用，她觉得你和其他的正常人没有区别。”